

7) 中国古典文献学:略

作者简介

陆俭明,男,1935年生,江苏吴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国家级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曾任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学术/学位委员会委员等。

沈阳,男,1955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科研和学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学术/学位委员会委员等。

时势之必需,学术之大业

——设立语言学一级学科的重要意义和学理基础

刘丹青 张伯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北京 100732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10)01-0014-05

2009年上半年,接到社科院研究生院转发的教育部和学位办通知,新一轮学科调整即将启动。笔者之一经过与沈家煊先生等专家的商议,代表研究生院语言学系执笔起草了一份报告,主要从学理上说明将语言学设立为一级学科的必要性。报告征得国内数十个单位和几十位专家的联名支持,并根据所内外诸多专家的意见进行了适当的修改,然后由社科院研究生院上报到学位办。下半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作为教育部指定的负责语言学科征集学科调整意见的单位,与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一起在武汉举办了相关的讨论会。会议结束后,我们语言研究所的与会代表又代表语言所起草了一份报告,着重从国家和社会需求的角度谈了建立语言学一级学科的意义,并将上半年的详细报告作为其附录,一起上报学位办。由于正式报告篇幅过长,这里综合两份报告的核心内容做一点简述。

1 建立语言学一级学科的重大意义

1) 语言学是关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的重要学科。

语言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里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学科,国际上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这个学科的建设,因为语言不仅是文明的载体,更是国际政治中最敏感的基本文化因素。半个多世纪以来,不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冷战时期以及多元发展时期,语言学家都是发达国家安全部门所倚重的,因为国际上的政治交往和情报信息工作,涉及的信息来源和处理要求异常复杂,不是仅靠通晓外语就能解决的,语言学家跨语言的专业知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只有三十几年的时间,中国全面走上国际舞台的时候,相应的文化工作积累并不丰厚。中国语言文化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沟通,由于历史的原因,本身难度就很大,汉语研究和跨语言研究的薄弱,已经成为我国参与国际交往和应对反华

势力等各种政治活动亟待填补的空缺。近年来,对台工作和在港澳地区实施“一国两制”政策的过程中,语言文字问题也多次成为分裂势力等借题发挥的重要领域,如何在扎实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谨慎处理好关乎语言文化的政治问题,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需要。

2) 语言学研究是维护和平稳定的必需。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多语言共存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美国建国以后的二百年间,政策在“尊重双语”和“推重英语”两个方向上几度更改,各个州的法律在是否认同双语教育问题上也一直面对激烈的争辩。官方语言和双语地位问题成为族裔文化与国家统一之间矛盾中最敏感的焦点。在为官方语言立法的过程中,语言学家关于语言与民族历史文化的专家视角一直是最值得采信的专业依据。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分布之广、人口之多、聚居之集中、内部语言历史之悠久,都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更为显著。近年来,一些分裂主义分子在从事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治性活动时,也是试图以民族文化为突破口的,民族语言与共同语的关系问题成为他们煽动分裂的直接借口之一,也成为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感到极为棘手的问题之一。我国的民族语言工作者,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近年来,语言学研究理论和研究手段的进步为汉语和跨民族语言研究展现了宽广的前景,而语言学科目前所处的地位已经严重制约学术的发展,并直接影响了语言学者为民族政策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

3) 语言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实现理论创新的优势学科。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在学术领域还难以发出响亮的声音,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2004年,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提出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目标,希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听取中国社会科学院汇报时还强调,社科院要具有“世界眼光”,社科院不但是研究中华文化的中心,也应该是研究“世界文化”的中心,要有这个气魄。这一要求让我们不但要立足国内,还要着眼于世界。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语言学是最有基础率先赶上并赶超国际先进学术水平的。在“五四”以后形成的社会科学学科里,语言学是相对来说受到非学术因素干扰较少,一直按着自身逻辑健康发展,并且一直与国际前沿学术兴趣保持一致的学科;我国多语言、多方言、历史文献丰富的特点也形成我们的语言学参与国际交流与竞争中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语言学的一些单点研究已经引起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被寄予厚望。如果我们的国内学术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尤其是学科建设观念上进一步理顺关系,将极大促进以语言学为代表的一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显示国际先进水平。

2 语言学独立学科的学理基础

在世界上,语言学早就是一门不依附于任何其他学科的独立学科,甚至被称为领先的学科。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本应讨论的是如何更好地发展繁荣这门重要学科,可现在我们却还得花时间去讨论它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本身就是很值得深思的现象。

在国家社科基金和图书目录的学科分类中,语言学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我们知道,教育部、学位办的学科分类,才是一个对全国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学科设置、科研方向和人才培养具有最根本、最实质性影响的学科规范。恰恰在这里,语言学不是一级学科,而是跟相关语种的文学一起构成“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一级学科。这一框架注定了语言学无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上述一级学科下的中国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汉语语法学等等二级以下学科,可以说属于语言学范畴。但是,这种学科体系,有两个根本而影响深远的缺陷:首先,它的上面并没有语言学这一个独立学

科,而是“中国语言文学”这种语言学和文学合一的学科;其次,这种语言学科是完全依附在特定语种上的,缺少语言学的核心要素所必备的对人类语言整体的关怀。

在这一学科体系下,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这三个性质上最一致的学科领域在学科体系中被彻底割裂,缺乏相互沟通和共同发展的正式平台。汉、民、外三大类语言学者之间的必要交流在现有学科体系中是没有依据的,只能是“民间”和“非正式”性质的。

当然,现有体系中还有“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其名称看起来像是更加符合“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其实,冠此名称的学科是两个而不是一个,它们分别归在“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两大学科中,仍是依附于特定语种的具体语言学,这两个二级学科间也并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它们跟“汉语言文字学”等学科一样,仍然只能作为语言学的下位语种类学科存在。

简言之,在目前的这个学科体系中,完全没有超越语种的关注人类语言本质属性的语言学存在。

此外,语种本位的学科体系,还带来另外一个副作用。这一体系让超越语种的相关下位学科也难以立足或难以获得充分发展,如一般意义上的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实验)语音学、音系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等。以跨语言研究为首要特征的语言类型学,更是在理论上难以立足,因为它已跨越了中、外两个一级学科,放在哪边都既不“合法”也不完整。上述这些分支学科是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很难设想没有了这些分支,语言学如何存在和发展。当然我们有时会在课程、项目、成果、甚至培养方向中见到这些分支学科的名称,但是别忘了它们都是在语种导向的“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统领下的,本质上仍然只是语种导向的语言学分支学科,而真正的语言学下位学科是无法在语种限制的格局内向纵深发展的。

将所有语言学科与语种捆绑,缺乏统一和独立的语言学科,不但使相关学科难以直接享受语言学的飞速发展给语言研究带来的巨大推动,而且让我国学者自动放弃了对人类语言本质属性的发言权,因为长期置身于一个只关注单一或有限语种的学科之内,没有足够的学术威信对人类语言的整体状况发表见解。这种自设藩篱,自束手脚的状况,对于崛起中的中国来说,是不应当持久存在的。当然,任何学者作为个体都不可能精通太多语言,但是,目光所投、心神所在,是单一语种,还是人类语言的整体,其学术境界可以很不相同。许多甚至多数语言学者都主要关注个别语言,特别是母语,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只有在“语言学”而不是“中国语言文学”这类框架下,带着关注人类语言重要成果和进展的“世界眼光”,单一语言的研究才能成为人类语言总体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Chomsky 研究所用的材料主要来自英语,但他的研究目标却不是英语语法,而是人类语言的“普遍语法”,虽然其成果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普遍语法”尚可讨论,但他的理论实际产生的影响却遍及世界,远远超过英语语言学界。同样,功能语言学大家 Talmy Givón 研究过非洲班图语言和古代文献中的希伯来语,类型学大师 Greenberg 研究了不少北非和西亚的语言,但他们的具体语言研究,都是作为人类语言一般理论研究而展开的,其成果都为整个语言学界所关注,其意义大大超越对象语种的领域。再如,赵元任先生研究汉语时获得了一些重要理论见解,如音位标音的多能性、话题结构与问答句的句法一致性等,它们都已成为普通音位学理论和句法学理论的重要财富,得到国际语言学界的重视,影响直至今日。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赵先生是在人类语言的大框架下研究汉语的。我们有时也感叹我国前辈学者的一些敏锐发现和深刻观点其实比国外学者提出相关理论的时间更早,但是没能形成有影响的系统理论。这其中的部分原因也正是因为我们的学科目标主要以研究汉语或中国境内语言为限,没有充分地将汉语研究当作人类语言普遍理论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当让这种遗憾永远继续下去。

语言和文学是性质差异极大的学科,分别位于人文社会科学中最接近自然科学和最接近艺术的两端,在研究方法、评价标准等方面都相距甚远。当然,语言毕竟是文学所用的媒介,语言和文学在学科上的结盟有其历史和传统上的合理性。即使在当代,社会仍然需要一些文学和语言素质兼备的人才。另

一方面,随着当代语言学的快速发展,语言学科已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内部分支极多,与语言相关的学科已经远远不止文学,语言学与某些学科的关系至少不远于,甚至可能更近于语言学和文学的关系,例如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文献学、符号学、数理逻辑、计算机科学、声学、发声生理学、神经生理学等等。语言学的某些子学科反而与文学没有多大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学科体系上与文学的捆绑已变得很不合理,对语言学(包括其特定的子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合作也有碍无益。语言学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才能在需要时随时加强与某些学科的关系。

再者,将语言学设立为一级学科,却丝毫不会影响语言学和文学的既有关系,只要这种合作或结盟仍然为人才培养或学术研究所需。中文系、英文系之类照样可以长期存在,只是变成由两个一级学科联合的系科,这在现有系科中并不少见。即使是语言学系已经在综合性大学中十分普及的国家,仍然有英语语言文学、阿拉伯语言文学一类系科。汉语言文字学及其下设的学科,包括音韵学、训诂学等具有悠久民族传统的学科和古文字学、俗文字学等有中国特色的学科,都可以作为语言学的下位学科继续存在和发展。不同的是,有了语言学这个一级学科,我们就可以在条件成熟的时机和地方,建立超越语种限制的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系,也可以建设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超越语种的系科或下级机构,如应用语言学系、人类语言学系、心理语言学系等等。这些都不是“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这类一级学科所能涵盖的。

3 语言学人才的社会需求

语言学科地位的提升,不仅有坚实的学理基础,从学科所处的更大环境看,也不是脱离实际的设想,而是现实的社会需求。除了上面已经论述的事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国家形象几方面的重大意义之外,即便从内需的角度看,培养更多的语言学专业人才,也已经是社会发展之必需。

1) 信息技术领域的需求

当代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语言是信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传播媒介,十余年来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成为各行各业不可或缺的信息窗口。互联网上的信息检索、语码转换、输入技术的改进等实际需求都是在语言学知识的支持下实现的,确切地说,是由语言学专业人员完成的。目前,互联网上有重大影响的电子知识系统、汉外自动翻译系统、搜索系统、移动通信以及多种综合信息应用技术,大多是在语言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共同主导下完成的。这些行业目前正在日益扩大规模,规模化的发展模式,各个层次都对语言学人才提出了需求。

2) 公共安全工作的需求

信息量和信息种类的迅猛增长,也为信息安全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语言学者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曾在刑事侦查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笔迹辨认、方音辨识、语言习惯等方面做出了不可替代的突出成绩。新时期与语言文字有关的信息安全工作,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要求的学术含量更高。这样的工作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汉语言文学学科毕业生的知识结构所能胜任,而是对从业人员的句法学、语用学、语音学、方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等全面业务素养都有很高的要求,目前高等院校的语言学教育现状远远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

3) 现代医学和认知科学的需求

现代语言学的自然科学侧面也日益成为社会的紧迫需求。作为临床医学的病理语言学就是亟待发展的实用学科之一,如聋儿康复、口吃矫正、兔唇腭裂治疗、失语症观察等等,都需要专业的医师和具有现代语音学、句法学素养的专业语言学者协同完成,二者缺一不可,而我国病理语言学在发展上还受制于语言学的不合理归类,未能实现其重要的应用价值。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心理语言学的缺位,对儿童语

言发展、成人语言教育心理等现实学科的发展也没有起到应有的重要作用。认知科学已经被国内外诸多有识之士看作是二十一世纪最具有潜力的前沿科学之一,语言的认知研究如果达不到一定的水平,在此基础上的宏观认知研究、思维科学研究都将无从谈起。我国的认知语言学目前虽有很好的开展,但仍然未能跨出句法语义范畴之外,这也是“语言学”所处的大环境所限,未能在更大范围的认知科学领域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4) 语言教学事业的需求

语言教学也是语言学人才最为有用的岗位之一。不论是在母语教学还是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仅具有传统的“中国语言文学”或“汉语言文字学”素养的毕业生已经不能完全胜任。在母语教学方面,基础教育中摒弃了前苏联模式的语言教学,无形中形成了重文轻语、重外语轻母语的倾向,导致学生语言应用能力普遍下降,间接导致了社会语言使用的混乱现象,这是与科学的、现代意义的母语教学的缺位直接相关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大面积扩展有目共睹,汉语国际推广方兴未艾,汉语教师的严重缺乏是显著的事实,究其原因,还在于具备良好的跨语言修养的人才严重匮乏。这都说明,语言学自身未能得到全面健康发展,导致专业人才的培养已经大大落后于社会的需求。

总的来看,目前国内已有很多与语言应用有关的学科和相关产业、行业,这些学科和产业行业需要大量受过良好语言学训练的不同层次的毕业生。很多学科的发展状况和相关产业的研发工作取决于人才的专业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而不只是特定语种的知识。对这些专业和产业来说,注重科学思维和方法训练的语言学专业训练会比受到语种限制的具体领域的专业训练更受欢迎。这一部分学科的教学研究和相关产业的研发人员也将成为语言学学科各级学生的重要去向。从目前国内国际语言学包括汉语教学研究的发展趋势看,这方面的需求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汉语国际影响的日益扩大只会越来越大。近年来,语言类研究生的就业情况好于很多人文社会学科,包括文学类学科,而语言学成为一级学科后,语言学毕业生的专业造诣将更加系统与深厚,社会就业前景将会更加广阔。

可见,无论是在基础理论领域,还是在应用领域,语言学这门学科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越来越广阔的发展前景。将语言学设立为(或者说回归为)一级学科,只会促使该学科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语言学界才有更好的条件在关于人类语言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应用中发出自己的响亮声音。

作者简介

刘丹青,男,1958年生,江苏无锡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教授、副所长,社科院研究生院语言学系主任。研究领域为语言类型学、汉语语法学和方言学。出版著作《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语法调查研究手册》、《南京方言词典》等多部,发表论文100多篇。

张伯江,男,1962年生,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为语法理论和汉语语法。出版专著《汉语功能语法研究》(合著)、《从施受关系到句式语义》等多部,发表论文多篇。